

本地宣教探索— 把握時機



風鈴

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梭，這兩年彷彿如履薄冰般渡過；在疫情的陰霾下，許多原定的活動都被迫取消。

等待的一年

疫情下的日子，在家工作的新常態；我的總結是：2020-2021年是「等」的兩年：等待開關、等待簽證，等待疫苗、等待重新出發。在等候的日子，我與弟兄姊妹一起探訪南亞家庭、派送防疫物資、小禮物，總算建立了一些友好鄰舍關係。

有家歸不得

來自香蕉國的娜恩，當外傭期間結識了在港長大的巴裔丈夫，婚後育有一女，已經五歲了。最近再添丁，孩子跟同住的小姑那個7個月大的兒子同名，叫毛罕默得；這個名字在穆民中十分重要，因為這正是他們家傳戶曉的先知寶號。

娜恩小姑絲南，育有兩女一男，小小房子竟然住了四個成人及五個小孩。他們經常會跟孩子去公園玩耍，舒展身心，可是疫情嚴峻，只能待在家裡。

限制令初期，我們不能入屋探訪；改為到門前派物資，把握機會關心他們。自從娜恩結婚後，再也沒有機會回鄉探親。她現時只能拿著「行街紙」（香港臨時身份證明書）在港生活。縱使想念家鄉，卻有家歸不得；雖很想有屬於自己的房子，卻仍要寄人籬下，在狹窄的房子裡生兒育女。一般來說，她們十分重視在孩子出生後的探訪，因我們會預備一些禮物及衣物給她們，寒冬送暖，與他們分享從上而來的愛。



接待家庭奉上的食物

聖誕禮物

此外，我和一些姊妹在假日仍會去公園接觸姐姐，派聖誕禮物、分享和平之子的故事。那有誰預備聽這故事呢？這一天，我們遇到阿絲和安娜，大家雖戴著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接觸，但仍無阻彼此間的分享。分享中得知阿絲在15歲時離開家鄉，在「獅城」工作幾年後，輾轉到了香港；一直留到今天，已近40歲了。自第一任丈夫離世後，再嫁給安娜的哥哥，現時沒有子女。而安娜則有一個15個月大的女兒，她分享在生產過程中自己幾乎難產而死；然而，為了謀生，忍心放下幼小的女兒來港工作。

平安！這是艱難的一年，出人意表的事特別多。

突然的死訊

朋友的工人姐姐阿婷正準備要回鄉，不再作外傭了。我們把握最好機會相約在一個周六探望她，好準備向她分享故事。豈料那天早上，阿婷突然收到丈夫的死訊，其實多等廿天，便可以一家團聚；可是往往事與願違。

按照香蕉穆民的習俗，她的丈夫早上在家離世，洗淨身體後隨即用白布包裹落葬。由於全村都是穆民，只許自己的穆民葬在村子裡；非穆民不能安葬在村裡，這正是香蕉穆民很多不肯轉變信仰的原因。

我問阿婷有甚麼想跟丈夫講卻未有機會講的話，她說多謝丈夫照顧家人，希望他能上天堂。她痛哭了一會後，依舊的去做飯、打掃，照顧長者。我認識幾位「姐姐」也痛失了家人，因為疫情，也沒有機會回鄉與家人相見。可以想像，她們是何等的無助、孤單、失落，感情的空虛正讓她們走上更絕望的境況。



敬拜所在？

雲瑪一家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圖族人，是我在港認識最虔誠的穆民。雲瑪家中的大哥有很多夢想，其中一個夢想是建設很多自己的清真寺，以方便他們一天五次去做拜功。其間他們很自豪地向我們展示他們自行翻譯的可蘭經和筆記，看來他們的阿拉伯文也不錯呢！

心靈的朝聖

最近我認識了芭芭太太，她是我遇過最開明的巴籍婦女，雖然在農村長大，卻能操流利英語。她有三個孩子，知道孩子當前必須把中文學好，所以送他們來中心補習；我鼓勵她也要學中文，投入本地社區文化。她跟我分享最想到麥加朝聖，這時我跟她講了井旁婦女的故事。故事中，婦人問老師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：「應該在那裡敬拜？」

瘟疫的日子，禁止聚集、保持社交隔離，在這新常態下如何拜神？答案並非在清真寺，廟宇、甚至教堂，心靈的敬拜超越了任何地域和時間。

一個非常可愛的小男生問我：「老師，你見過天父嗎？」。我們縱然未親眼看見天父，然而，祂要我們經歷祂、信任祂和愛祂到底。以天父的法則行事，順服祂的計劃，縱然未能走到地極，把握近在咫尺的機會，成就主所交付的使命。

(作者為前線穆民服侍者)

